

贾平凹 / 肖复兴 / 阎连科

等著

张福臣 / 选编

我们的 母亲



亲爱的妈妈：
您好吗？我想您啦！
谢谢您！……

25位 名家带你 感怀 父母 养育恩情
直面内心久违感动

那个一辈子爱你胜过自己生命的人，便是母亲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我们的母亲

贾平凹 / 肖复兴 / 阎连科 等著

张福臣 / 选编

本书其他作者：

朱自清 老舍 邹韬奋 史铁生 刘醒龙 阿成

晓剑 刘益善 陈幼民 阿廖 冰凌 晓苏

阿福 尔容 张年军 李伟 杨秀武

陈三平 周详 成小晟 萧继石 彭丽丽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的母亲 / 贾平凹, 肖复兴, 阎连科著; 张福臣选编.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307-20951-0

I . 我… II . ①贾… ②肖… ③阎… ④张… III .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7188 号

责任编辑: 黄朝昉 牟 丹 责任校对: 许 婷 版式设计: 清 水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12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20951-0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那个一辈子爱你胜过自己生命的人，
便是母亲！

序

几十年来一直在和文字密切地交往，一直和图书亲密接触，一直念念不忘地想编两本书。一本是《我们的母亲》，另一本是《我们的父亲》。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我四岁那年就没有妈了，我还没来得及记住我妈长的啥模样，是大眼睛双眼皮，还是小眼睛单眼皮；是长长的黑发，还是黄黄短发……60年如一日的想象，60年的梦中都没找回母亲的记忆。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得到过一天的母爱，从那时起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小伙伴们逢年过节穿着妈妈一针一线缝制的新衣，逢年过节吃着妈妈包的饺子。而对于我这个没妈的孩子来说，这一切只是梦想。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母亲节的前后，人人都想着母亲，再忙再困难都在尽其所能准备着礼物回家看看自己的母亲。而我呢，只能靠记忆、靠想象、靠梦想来找回我的母亲。母亲留给我唯一的记忆是四岁那年在武汉市武胜路的家中，忽然外面想起了鞭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的鞭炮声撞开我的家门，一行人捧着一个长方

形的盒子，盒子里就是我的母亲，这个盒子到今天也不知在何处。

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事图书策划、出版、发行的那一刻起，一直想出版两本回忆“母亲、父亲”的书。如今退休在家，能够静下心来完成我几十年来念念不忘的初心。

在世界上，在人间，会留下来很多记忆上的东西。比如说感情、友情、爱情等，但是，没有一件是可以超越和取代亲情的，尤其是儿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就拿我来说，四岁失母，根本没有母爱的体验，只能与大家共享母爱，比如编入本书的肖复兴先生笔下的《忆母亲》。复兴先生也是在五岁时失去生母，但他命比我好，他父亲给他带回了一位亲似亲母的继母，几十年如一日相依为命，复兴先生这样真情写下他的继母：“没有她，便没有我的一切。对比她，我所写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毫不足惜地付之一炬，她就是我的母亲。”《忆母亲》我看一次就流一次泪，还有比如书中的阿成先生自认为自己也成为老人时，“有时候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一位老妪，便驻下脚久久地凝望。同行的人问我，看什么，认识吗？我说，我感觉她像我妈。同行的人说，想娘了是吧。”再比如，阿福兄的《妈妈……》，阿福1978年考上空军航校，妈妈把家中所有的钱47元一分不留地连同儿子一同送走。阿福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后回家探亲，妈妈一夜没睡一针一线、流着眼泪为儿子缝了一个红底黄花的枕套。阿福说，他枕着妈妈缝的枕套睡了10年，好像一直是

睡在家里。更动情的是晓剑先生《摸摸母亲的脸》。晓剑从小学起一直想摸摸妈妈的脸，一直未能如愿，当晓剑摸到妈妈的脸时，妈妈的脸已冰凉，妈妈已在天堂。

最近比较流行一句话，“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没错，但是我在想，当下的友情会有多长久？当下的爱情会有多长久？爱情如花，花开花谢；友谊如水，亦载亦覆，未必能长久；只有亲情才是永远不变的，亲情是与生俱来的，亲情会让我们永远回忆。

我选编这两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永久的记忆！

在这里我套用复兴先生的一句话。

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写不完的，那便是母亲！

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读不完的，也是母亲！

我只有母亲，没有母爱。

是为序。

张福臣

2018年5月11日晨5时

于香港路君悦尚品

目录

CONTENT

- | | |
|-----|----------------|
| 002 | 择偶 / 朱自清 |
| 007 | 我的母亲 / 老舍 |
| 019 | 我的母亲 / 邹韬奋 |
| 031 | 秋天的怀念 / 史铁生 |
| 035 | 合欢树 / 史铁生 |
| 043 | 写给母亲 / 贾平凹 |
| 047 | 春节写给母亲的信 / 肖复兴 |
| 053 | 忆母亲 / 肖复兴 |
| 118 | 过年的母亲 / 阎连科 |
| 129 | 母亲 / 刘醒龙 |
| 137 | 父母情深 / 阿成 |
| 147 | 摸摸母亲的脸 / 晓剑 |
| 153 | 飘在田野上的白发 / 刘益善 |

目录

CONTENTS

- | | |
|-----|---------------|
| 159 | 母亲的身影 / 陈幼民 |
| 166 | 慈母有股本真力量 / 阿廖 |
| 173 | 永远快乐的母亲 / 冰凌 |
| 181 | 小说中的母亲 / 晓苏 |
| 192 | 妈妈…… / 阿福 |
| 201 | 我乐呵呵的母亲 / 尔容 |
| 212 | 母亲 / 张年军 |
| 219 | 数梅花的母亲 / 李伟 |
| 226 | 钟情紫玉兰 / 杨秀武 |
| 234 | 母亲 / 陈三平 |
| 239 | 母亲 / 周详 |
| 250 | 父母进城记 / 成小晟 |
| 264 | 腊月 / 萧继石 |
| 272 | 南瓜疙瘩 / 彭丽丽 |

父亲既然病着，
母亲自然更应该担心我的事。



朱自清



择偶

/

朱自清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的乡下住着。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



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的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念什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总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的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里谁

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吹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那时正是光复的前年，还讲究这些，所以他们乐意做这门亲。然而，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痼病，吸上鸦片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担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

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 × 翁这样人家怎么样？医生说，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就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教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的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么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么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

选自《择偶记》

作者小档案：

朱自清，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代表作有：《背影》《春》《荷塘月色》《梅雨潭》等。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
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
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
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
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
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的母亲

/

老舍

母亲的娘家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